

会做梦的鱼

WILL DREAM OF FISH

陈与唐得◆著

90后 现实生活的底版

一部出自中学女生之手的长篇小说
充满欣喜与烦恼的成长故事

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抒情诗

一群人生的探访者和追寻者

诚实摹写中学现实的接地气作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会做梦的鱼

WILL DREAM OF FISH

陈与唐得 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会做梦的鱼 / 陈与唐得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059-8054-9

I. ①会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5932 号

书 名	会做梦的鱼
作 者	陈与唐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柏松
印 刷	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1000 1/16
印 张	16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8054-9
定 价	29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录 CONTENT

始的事	尹迪的事	李娇紫的事	尹迪的家	SS501	我原来什么样？	我也很郁闷	救场
001	017	029	039	059	071	083	099
009	023	035	053	065	075	093	107
莫承一的事	『秃子』的事	H 的事	『秃子』的灰	LOVE LIKE THIS	打工	怀念	游戏厅

滕井	Y	死亡	灰	这些人	你服不服？	又是三个人
117	139	159	177	195	213	245
隐藏的眼泪	莫承一跟尹迪	无聊的电话	还是电话	『共产主义』	三个人	终的事
133	145	167	187	207	223	259

始的事

她不敢看父亲的眼睛。

莫承一躲闪着，脑子里流过的满是羞愧。

总算有了无意中的对视。莫承一在瞥一眼的刹那间，她惊讶于父亲一贯犀利的眼神没有带一丝丝的愤怒与责备，而且还布满了温情，那种父亲特有的，带着如水纹般划过的痕迹。

其实莫承一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往那个圈子里钻的。

在她的印象中，好像是不知不觉的。然而经过几次后知后觉的思维运转，她仿佛理顺了事情的缘由，然后变得兴奋异常。

莫承一不能脱身了。准确地说，她喜欢上了这个圈子，是她自愿留下的，那就让她留下吧。

说到以前，莫承一失败的那年，是在初三的酷暑。再说得准确些是初三某大型考试的某三天。所谓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便彻头彻尾地砸在了她手里，说她是关键时候掉链子实在是无可厚非，前几次的考试都平平淡淡的，直到一模二模都没什么波动，这最后一关差点把莫承一惊死：“什么！数学怎么比一模的时候还低？这、这？”

莫承一最终还是哭了，不是那种很明显的，因为她也不喜欢这种方式。她自顾自地靠着床腿轻轻坐下，一歪身子，两腿一泄，臀部重重地磕在地上。

莫承一想：好疼，嗨，最好疼死算了，现在自己就像个罪人，什么痛都是该的了。

她闭了闭眼睛，正好是中午，阳光恰好铺在她眼皮覆盖的眸上，帘子微动，带着光轻抚着。莫承一好像挣脱了噩梦般，感受

到一丝光的和暖。然而这也仅是她内心的所想，其实她更清楚，一切都还存在，清晰地戳在眼前。

更让莫承一感慨的是她的身体状况：在这天，什么“异常”也没有，甚至到最后想找个考砸的借口都难。

扶起莫承一，应该说几乎把她从地上拽起来的是莫伯。

莫承一被拉着站起来的时候，完全失去了感觉般。她叹了口气，早就不在乎父亲紧握着她手臂的微疼感。莫承一勉强地站起来，一不小心又差点被自己绊倒，心里又烦又乱一团糟糕。好在这份消极在与父亲面对面时渐渐散去，像一股烟雾遁出窗外。

她不敢看父亲的眼睛。

莫承一躲闪着，脑子里流过的满是羞愧。

总算有了无意中的对视。莫承一在瞥一眼的刹那间，她惊讶于父亲一贯犀利的眼神没有带一丝丝的愤怒与责备，而且还布满了温情，那种父亲特有的，带着如水纹般划过的痕迹。

她又一次被这笼罩而来温情击垮，再度陷入了自责的深渊。

“爸爸，”莫承一无力地叫着。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莫承一站不住了，她的骨头好像到了支撑躯体的极限。她真被意念完全打败了。

“唉，你呀，怎么回事儿？嗯？”莫伯无奈地看着女儿。那眼神其实也算不上无奈，莫承一却看到了其中的不能理解。说真的，到这时候，要让他杀了莫承一解解气么？怎么可能？他还真不会这么做，不是因为虎毒不食子，而是莫伯始终坚信天无绝人之路一说。况且，莫承一不是个缺少灵性的孩子，谁说此刻她的人生就到此箸笔呢？

“再看看别的学校吧，得了，哭哭啼啼的，丧气的样儿。”此时，他对莫承一似乎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他现在最想做的，是去客厅里抽几支烟，放松放松脑筋。莫承一把他折腾够了。

莫伯丢下话，也不管莫承一什么反应，其实是顾不得。空荡

的屋子里，只留下她一个人在阴影里放着空。

莫承一，也许真的会有别的路可选吧。

折腾了几天，莫承一真的好痛苦，可以说她从来没有这么难熬过。看了几个学校的情况，要么是太远家里不赞成，要么是学校真的太一般。莫承一发愁了，她发誓绝不是刚刚才开始担心，她早已经被弄得狼狈不堪了。

“收拾一下，快点。”是莫母的声音。

莫承一早已连头都懒得抬了，耳朵几乎也是处于罢工状态。

“干什么去啊？”其实莫承一心里有了点预感，她希望是自己想的这样。

“去L中，那个学校不错，还算适合你，快点。”莫母边说边擦着口红。

好像为了让莫承一能听得更清楚，她的脸尽量冲着她，然而又怕擦花了嘴又要对着镜子，总之显得很矛盾。

“哦，好。”莫承一答得很生硬。

她猜得没错，她最终会被一个圈子“收养”。

望着母亲在镜子里的举动，笑点低的莫承一真心笑不出来，也不想笑了。

路程不算远，出租车也算不上驰骋，只能说颠了几下，继而又等了一个红灯。

风顺着车缝进来打在莫承一脸上。莫承一被着风弄得紧张起来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莫名的心跳，一阵又一阵。

“见的是主任，要叫人啊。”母亲说。

这对于莫承一来说一直视为废话的言辞，此刻却变得金玉良言般动听。

“嗯。”莫承一点了点头，好像自己真的见到人不会打招呼一样。

跟着，出租一个油门，扬起一路的烟，沉沉的。莫承一看不到，

她也不知道，这感觉是否正好是她此刻的心境。

莫承一脑子里飘着四个字：“古色古香”。

她如果不站在校门口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。

看来，这里确实很符合莫承一的心意。

当然莫母也在其中。她也张望着，微笑着看着这个地方。这个“安全”的地方，把莫承一放在这里她安心多了。

两个身影快速穿过长廊，长廊的尽头就是主任办公室。

一进去，莫承一就不自在了。刚刚的“古风”给她的感觉，瞬间秒杀在刺眼的节能灯下。

“来啦，是莫承一的妈妈么？”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慢慢抬起了头，手里还不忘写下最后一笔。

“曹主任您好啊。”莫母亲切地道。

“曹主任好。”莫承一叫着，就是声音平了些，听起来不乖巧。其实莫承一直琢磨着要乖巧些的，可临了还是没能乖巧起来。

“嗯，你好，小姑娘挺高的啊，长得像妈妈。”曹主任的家常让莫承一难为情起来，其实她也不是不好意思，只不过是耳朵对这种话生疏而已。

“曹主任，您看……这孩子吧，写东西什么的都挺在行的，您看这些。”说着，莫母把莫承一之前发表的一些东西拿了出来。

莫承一一震，自己怎么没想到母亲会这么做，她之前确实是发表了作品，可从来没认识到这也是自己的一个优势。

莫承一在心里叫了声好，又叹了口气，“好”是赞叹母亲给了自己一个展示的平台，而“唉”呢，恐怕是叹息自己怎么可以这么不珍惜自身拥有的能力呢？

“嗯，这个……”主任终于开口了，吓了莫承一一跳。原来，刚刚沉默的氛围，竟使她完全沉浸在自我的思想游荡中了。

“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很好，但是离录取分数线还是少了几分，如果择校的话，还是可以商量的。”

主任说话的时候，看了看莫承一，好像在等着她的回答。

莫承一似乎是被什么激了一下，突然说道：“曹主任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怎样都愿意，我真的很想来这个学校。”莫承一说的不是恭维话，她自己也很明白她此时的处境。

“好，好……”主任非常开心。她看看莫承一又看看坐在旁边的莫母，拿出一份入学登记表交给了她。

“我们学校的校规可是很严的，你要是能适应就好。”

“没……没关系。”莫承一答得很不利索。她本应该回答个“一定能严守校规”什么的，可说出口的却是个什么“没关系”，这让她感觉十分沮丧。她在心里叹了下，其实自己总这样。本来早就想到这点了，可要她用回答的方式允诺真的好困难。她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在心里默默地回答，那样便显得十分坚定。可惜，这种方式通常不可取，因为谁都不会理解。

莫承一眼睛直直地看着那白花花的单子，心里遗憾了一下，几分的差距竟让自己的“身份”变得不一样了，想起来好像是一个“遗憾”不能解决的问题。

莫承一鼓了鼓嘴，心一沉，反正都这样儿了，想再多也不会有用，干脆抛开不想。她在内心鼓励一下自己，相信从此以后，再不会有什么能够羁绊着她了。

“好，小姑娘很有决心啊，行，那你就可以9月来学校报到了。”主任说着也笑着看了看莫母。

“曹主任，这是一点心意。”莫母说着拿出个包装精美的礼品，“请您收下，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莫承一。”

“哎呀，还带什么礼物呀！谢谢，别客气，小姑娘挺听话的，我很喜欢。”主任说着还是高兴地接过了礼物。

三个人中唯一没笑的是莫承一。她不知道，此刻如果强硬地笑一下的话，会不会显得太虚伪，太不真实。她的面部肌肉好像虚弱地不合作般僵持着，如同一尊栩栩如生的蜡像。

总之，莫承一有些累了，心早就很疲惫了。她不敢想这种疲惫是谁带来的，也不想去想，她想清静，脑子里像水一样干净。

可是，这很难，总会有东西不停地如蠕虫般在她思想里爬进爬出，让她有些烦乱。

可是，又是可是，这个可是总会把她从漩涡里拉出来。

莫承一挺了挺胸，觉得轻松了许多。

总算被安顿下来尘埃落定了。

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又不突然，不管怎样，莫承一可以好好睡个觉了。

莫承一的事

在门开的一瞬间莫承一突然想道歉，可是她一想，你要是不记得了，我又提起，那岂不是太倒霉了。也许，W只是客套一下吧。

门关上了，莫承一是背门而站。她没看见W脸，她不喜欢在门缝里看人，尤其对象竟是这么特殊。

莫承一的初中看样子是注定要以混沌开头混沌结尾。

直到三年后的今天，她一想到初中有个愚蠢的“莫承一”曾毫无保留地存在时，她的神经便开始不淡定了。因为莫承一逐渐发现自己完全不能接受当时的自己，尽管她现在生活的时空早已不再是那段范围，她完全可以一直往前走，然而终归有叫“记忆”的这么个东西会牵制着她。没有办法，莫承一不是什么天人，心灵上的羁绊终究不会撤掉。

莫承一是带着百分之百的全部幼稚走进中学大门的。

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保留些单纯是再好不过的事了，尤其是对于活在“当下”的这些生物们。

悲哀的是，莫承一的单纯却偏离了航线。这种纯粹的单纯在她身上怎么也发不出零丁的小光，反而一不小心，还会受些刺激翻个船。

后来的几年中，她总愿意浪费点时间想想初一时的“莫承一”，当然莫承一不会得出什么结果的，得到永远只是：“呀，都这会儿了欸。”这会儿是哪会儿，莫承一也不知道。

莫承一的班主任J本不是什么凶神恶煞之人。然而，那微微的强势却有些让人望而却步然后敬而远之，尤其是面对她这种一个女人式的强势。

这种感觉虽然她从未说出过口，但对莫承一来说，却表明了她的心声。她对J有着本能的敬畏，而且并非孩子对于大人的那种。

J一开学就让莫承一管理班上的财务，好像很看重莫承一。莫承一也受宠若惊，不知这个J怎么会注意到了自己。

莫承一很自然地不敢怠慢了。然而，就是在这种“看重”中，莫承一“翻船”的日子好像也快到了。

当J某天发现莫承一直接将收好的钱摊在课桌上，然后自顾自地跑出去玩，她首先当然是不显于面色的愤怒。然后的然后，她开始意识到莫承一是不是不懂世事。

她还没想把她与单纯挂钩，只是暂且把莫承一理解成了一个不明事理不负责任的孩子。

J很通情达理，她的做法是再给莫承一一次机会，顺便再好好地观察她。

莫承一实在是不能和J有什么心灵感应。她竟然丁点不知J那天其实很生气了，给不给她机会的问题，她就更不可能想到了。

当莫承一再次把钱扔在桌上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跑出去后，J的眼睛也又一次地捕捉到了这个她不愿意再看到的情景。这次不同的是，J好像突然没有想责备莫承一的感觉，她突然想找这个孩子谈谈。

“报告。”莫承一小声地喊了一句，同时探了探头。

看到只有J在，便走了进去。莫承一刚才的声音一点不大，只是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旋着，却显得异常地明亮。

“老师，您找我啊？”莫承一好像明知故问，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。

她猜测了诸多J找她谈话的原因和内容，可是她始终也没想清楚。

“钱收的怎么样了？”

“挺……好的啊。”